

余光中：翻譯是超凡入聖的過程，永遠與天才為伍

人物

講題：創作與翻譯

講者：余光中

主辦：外語學院

時間：十一月二日

地點：驚聲國際會議廳（記者邱啟原攝）

【記者毛雨涵報導】「我每個禮拜都要隔淡水望美麗而善變的觀音山一番。」余光中教授說著。在六〇年代他也曾在淡江兼課五年，他最愛觀音山和宮燈道，他形容他與淡江的關係是君子之交淡如水，淡卻雋永。此次參加淡江五十年校慶，讓他發覺他寫詩也寫了五十年了。

余教授講創作與翻譯，先用詩來帶出文學的基本創作與演進。要有像唐朝那樣的傑出詩人，需要的是什麼呢？想像力。想像力不是胡思亂想，想像力是一種飽滿、洋溢的好奇心，用好奇心超越有限的自我而與萬物溝通。詩人的本領再把混沌的世界理出一個新的秩序使得天南地北，不相干的兩樣東西發生有趣的關係。而想像力是內在的，且要落實在作品的表現上，才能算是功德圓滿。保持民族自由活潑的想像、保持民族語言有活力有彈性新鮮創造是很重要的。

大作家的作品對於一個國家的語言的貢獻，不是在滿足文法學家的規矩，在於他能身體力行這種語言，潛在的能，經過他調皮的應用能發出多大的功，要體會英文能發出多大的功，那就去看莎士比亞吧！

說到翻譯，文學與其他的藝術不同，音樂、繪畫可以直接透過感官的感覺來傳達作者的情感。不像文學有民族性，必須透過翻譯。翻譯跟創作的最大不同為創作是將經驗、感情、失意等等表達為文字；而翻譯是還原作者的經驗，而這也就是閱讀，就是欣賞。翻譯跟原文、原作者的經驗可以構成一個三角形，翻譯就是直接研究原文，原文受作家的經驗影響、作家的經驗跟翻譯者的關係是：翻譯者必須透過原文去揣摩原來的作者有什麼樣的經驗要表達。

而創作也多少是種翻譯，當在路上見了多年不見的老友，回去後回憶當時的情形，總要想個來龍去脈，再把本身的情緒、經驗翻譯成文字。這其中是游移不定的，從游移到明定，渾沌到清明是翻譯，翻譯是一面翻一面改，翻譯完才看得到領悟，看得到真相，如何選擇、取捨、重新組織等等。翻譯是傳真原來的意思，還要保持原作的風貌但翻譯還是有一點創作，獨創的空間。就像在演戲，你可以選擇做個性格演員，也可以做個演什麼像什麼的千面演員。

譯者是不寫論文的學者，不創作的作家，這麼說來譯者到底能得到些什麼呢？譯者所體驗的朝夕與一個偉大的靈魂為伍，成了巫師、乩童，成了天才的代言人。但一個譯者譯「莎士比亞」可以變成莎士比亞嗎？不可能，不過至少他可以把自己超凡入聖提升自己到莎翁的境界，他不但提升自我，譯完之後還弄假成真，連自己也有點莎翁的味道了，所以這是一種超凡入聖的過程，永遠與天才為伍。余教授說：剛翻譯梵谷傳時，報上也開始連載因此這成了一條不歸路，但那時也正是他生命中很低潮的時候。他對朋友說，當他翻到發瘋那段的時候，他大概也差不多了，但是等到梵谷傳完成時，他度過了難關，他感受到梵谷所承受的壓力如此之大，但梵谷將他崩潰成藝術，他自覺為什麼自己連這一點翻譯都做不下去。梵谷幫他度過了低潮期。

